

編者按

作家葛亮的全新長篇力作《鶴春行》即將於今秋正式面世。繼《燕食記》後，葛亮再度深耕嶺南，聚焦國家級非遗廣彩技藝，書寫亂世守藝的動人篇章。

小說主人公司徒雲重為廣彩世家獨女。

日軍侵華，作坊毀於戰火。危急之際，父親毅然打破「傳男不傳女」的百年祖訓，將家族核心技藝、特製顏料秘方「鶴春」傾囊相授。雲重身負重任，輾轉漂泊於廣州、湛江、香港等地。半生顛沛仍堅守匠人本心，

於時代洪流中以一己之力守護瓷藝文脈。「書海漫遊」欄目特別節選《傳家》章節，邀您隨作者沉靜細膩的敘事筆觸，領略廣彩的極致工藝和人文底蘊，致敬亂世中生生不息的匠人風骨。

作者簡介
葛亮 作家，學者，魯迅文學獎得主。著有《鶴春行》《燕食記》《北廬》《朱雀》《靈隱》《飛髮》等。



▲清代廣彩開光「洋人歸航圖」潘趣碗。
中新社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廣州淪陷。在此之前，這個城市，已經歷了近一年的炮火。但那一刻，人們薄弱的神經，終於瀕臨崩潰。

大火襲城，焚鋪過萬，人流流離，各類工廠作坊紛紛關張。廣彩行自然亦受重創。像益順隆這樣的大瓷坊，在時代中自是首當其衝。因瓷胎奇缺，一些攬家因活兒不足，藉此機會對廣彩工人壓低工價，一部分工人因生活沒有着落，被迫接受。更多藝人們隨波逐流，有的輾轉顛沛，便去了港澳謀生。

因為先前的事情，司徒央與老譚徹底斷了交情。那與景德鎮訂的瓷胎，頸子一硬，自然也都退了回去。開窯燒胎的事，更是不了了之。如今淪陷，斷了交通，對其更無異釜底抽薪。身為廣府最大的攬頭，又是靈思堂的會長，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頓。這時節，港澳的金山莊空前地發展，先前在當地所開的瓷莊，因為海外的訂貨，水漲船高。如譚氏錦華隆這樣的瓷莊，當年遷港，是無奈之舉，此時卻收之桑榆，吸引了廣州大批生計難繼的藝人掛單。其中不乏有在籍靈思堂的。按照堂會的規矩，離開廣府，去港澳海外謀生，便要革除會籍。規矩些的藝人，行前便來看望司徒央。話別知會，也就此退了會。司徒央心裏雖痛，但留情不留人，便讓他們好生謀出路去。臨走還從櫃上支了銀錢，算是去異地安置的盤纏。藝人們不禁涕零，心裏念着會長的厚道，說但凡日後有一分容易，便回來，請會長還在堂裏留個空，還要重與益順隆「加彩」。

司徒央便嘆口氣，揮一揮手，說，亂世裏，都先保重。往後的事情，再說。

老譚是最後上門的。他在門口足足站了半個時辰。司徒央到底讓他進了門。老譚看了他，定定的，張一張嘴，想叫一聲「老弟」，終於沒說出來。一年不見，司徒央如同老了十歲，頭髮竟已半白了。初春時候，小中了風。好了，嘴眼都有些歪斜，人便也跟着佝僂了。

老譚不禁唏噓，想，這本不是個心寬的人，遇到的又都是些雪上加霜的事。顧人顧己，這些日子，不知是怎麼強撐過來的。

到底是司徒央先開了腔：「你也要走了？」

他的聲音含混，嘴角抽搐着，似乎說每個字都用了很大的力氣。

老譚說，「是。本家在香港九龍開的瓷莊，要我去幫忙。族裏的人先都過去了。」

司徒說，「好。離亂人不及太平犬，有個去處就好。」

老譚說，「我來，是讓你一起走。咱兩家在一起，也有個照應。這廣州，再往後，怕是待不下去了。」

司徒闔上了眼睛，許久才睜開。他看着老譚，說道：「我不走。我在，靈思堂就在。日後堂裏的人回來，就找得見。」

老譚低下頭，許久才抬起來。他說，「師弟，你不走，不為難你。可別跟自己過不去，別為心裏那點不痛快硬留下。」

司徒央慢慢舉起右手，手指蜷縮，輕輕顫抖。他說，「你瞧我這樣，走了又如何。還畫得了什麼？」

他將手垂下來，撐扶着椅子扶手，站了起來，走到老譚跟前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說，「先前道兄弟共進退，不顧人的閒話，只認你我心裏坦蕩蕩。可我不知道，我們間，原來還長了這麼大個癰子。現在撕開了皮來，血淋淋

書海漫遊

葛亮



的。誰能當看不見。」老譚見他艱難地說出來了，一字一字地，便知他已經心裏存了太久。

他說，「你罵吧。阿央，你罵出來，心裏暢快，我不還口。我老譚家教無方，養出逆子。譚勝龍已被我逐出譚家行會。他是我的兒子，可這輩子都畫不了廣彩了。」

司徒只覺口苦，道，「這又何必。當年我阿爸被你們譚家逐出門去，你又逐了你兒子。冤冤相報何時了。」

老譚擲地有聲，「我們這行當，不為顯達，但求本分。我不為你逐他，是為廣彩行清掃門戶。」

兩個人對望彼此，半晌，司徒央長嘆，「為什麼，我們做老的掏心掏肺，卻這樣招人恨啊。」

老譚也沉默了。他側臉望一望西廂房，原有一架藤蔓，長年綠着。如今卻敗了，枯藤的經絡仍是盤在牆上，像是一副廢棄的蛛網。他想一想，輕輕問：「阿雲都還好？」

司徒說，「如今不是我關着她。學校的課也停了，她自己在房裏不出來。她阿媽說，只在房裏頭，描你兒子畫的那些張圖樣。」

老譚怔住了。過了好一會兒，他才說，「阿央，先前我們約過的，算了結了。這個逆子不配。但阿雲是個好孩子，我看她長大，她便也是我的孩子。我們要在行裏為她找個好婆家。」

老譚家終於沒有走得成。

因為臨去香港的前一晚，譚勝龍出走了。第二天，司徒雲重也失了蹤。

老譚急火攻心。他站在益順隆門前，對司徒發了毒誓。他說，「這個死仔，由他去。但凡我老譚有一口氣，就把阿雲給你領回來。」

半年後，阿雲是自己回來的。

她說，「我找到了譚勝龍。他參加了民眾自衛團，在增城打游擊。他說，打完了日本鬼子，就回來娶我。」

她對着司徒央跪下來。她說，「阿爸，我要跟你學繪彩。」

司徒雲重，從未在「靈思堂」的名錄中出現。

然而，她卻是司徒家嫡傳的廣彩傳人。

司徒央看這女兒，如同失而復得。死灰樣的心，驀然有了一點星火。經了一夜，他終於想通了。規矩都是定給盛世的人。如今人都快沒了，還有什麼規矩。孩子學了，大約也成不了傍身之技，總是個念想。望天打卦，看她的造化吧。

拜了審神，和楊快祖師，阿雲入了行。

司徒央上香，叩了三拜，念道，「祖師在上，我阿雲雖非男丁，卻有上上之誠。世道艱辛，若得靈佑，弟子感念涕零。」

阿雲見父親準備的白胎，毛筆，還有一瓶瓷黑。便問，「阿爸，我要學什麼。」

司徒央說，「寫線、車邊。」

她又問，「然後呢？」

司徒央答，「開斗方，撻花頭。」

阿雲說，「我不學這些。」

司徒央愣一愣，「那你想學什麼。」

阿雲指一指，書房角落裏的萬花底織金人物瓶，說，「我要跟你學『開相頭』。」

司徒央心裏有些不悅道，「學東西，不可太冒進。歷代廣彩藝人，都是由這些學起。你太爺，爺爺，我，誰不是經過這些成的器。例如蓋房子，地基不夯實了，蓋了瓊樓玉宇，也是野路子。這是規矩，『開相頭』是細作。沒有一年，是不能教的。」

阿雲說，「阿爸，你收我為徒，已經是破了規矩。」

司徒央一愣，見她倏然執起毛筆，點了瓷黑，拿過一隻瓷胎便畫。想要阻擋，已來不及。但這筆落在了瓷盤上，司徒央卻漸漸屏息。阿雲手到之處，利落落地，只幾筆，便是一隻紋路清晰的長袖，又幾筆成了翩然的衣袂；不假思索，再幾筆，竟然就繪成了悄然落座的仕女。然而，這仕女卻是沒有面目的。

司徒央忘了驚奇，待回過神來，看這仕女，筆觸細緻。衣紋靈動飄逸，用的竟是行內所繪折色人物，地道的鐵線描和釘頭鼠尾。疏密、長短、彎折，無不恰如其分。

沒待他問，阿雲從抽斗裏，抽出一張圖樣。指給他看。她說，「阿爸，這女仔的眼神，我描不出，畫不好，你要教我。」

司徒央掃一眼那圖樣，正是當年司徒章所仿御窰同治彩「通景人物紋龍耳盆口瓶」。他少年時學長行人物，父親帶他手把手，摹了多次的也是這隻瓶。

司徒央終於明白。阿雲一年來，躲在房裏，用書法描紅的路子，描摹譚勝龍先前臨的方瓶圖稿。不聲不響，筆隨意走，竟將手練熟了。無知覺處，熟能生巧，許多的繪彩技法與門道，也就在這朝夕的描摹間，無師自通。然而，她自然未意識到，手練熟了，自己的心氣卻也已經練上去了。

她所摹的，一上手，便是廣彩裏最好的東西。康熙五彩民窑便罷了，乾嘉御窰、同治長行，其精華算是給她摹了大

半。因用於宮廷華堂，那人物掌故，無不有所出典。但廣彩之盛，卻是出於嶺南民間。其藝人多來自鄉野，取材盡自田園。南國佳果，如荔枝、楊桃、龍眼果、蓮藕等，將之繪於瓷器，演變為鬥雞、金魚、龍、白菜、梅花等花式，因其意頭旺盛，漸成經典，成了廣彩的根基。

然而，阿雲歪打正着，先前的耳濡目染，怎及這一年在紙上落手落腳間，見過的世面。倒像是鎮日慣了錦衣玉食的人，一旦下了廚，便無法遷就那粗茶淡飯。味道先不說，格已在那裏。

司徒央一邊驚嘆女兒的天分，心裏有一絲難言的快慰。他又是一絲苦楚，想這孩子，如此高開，怕是往後都做不了謀生的家什，一生都要走那一枝獨秀的路數了。

事實上，在此後的許多年中，司徒雲重，從未畫過一件「飯貨」。那些廣彩藝人所爛熟的，如車瓜果邊、撻花頭，是她終身未依靠的技藝。她走了一條別人未走過的路，是時世的造就，或也是司徒央為她的選取。

儘管世態寥落，司徒央卻不知為何，有了一種信念。他認定自己的女兒，是個奇才。因為中風，他顫抖的右手，讓他已無法勝任為師之責。但他用盡心力，口授心傳，刷地、刷花、拍地、扒花等彩繪之術。而阿雲的聰慧，在受教落筆時舉一反三，有了許多的創意。這不禁令他罕異。待女兒的技藝更為精進，他便帶她拜訪業內有名的藝人。因為戰亂流離，許多藝人早已離開廣州，避居外鄉。司徒央一一打聽他們的去處，不辭辛苦，輾轉登門。這些藝人在行內各具擅場，司徒央便求他們授業阿雲。原本廣彩行裏，所謂「私活兒」，除了入室弟子，按規矩是秘而不宣的。但時勢顛沛，朝夕難測，哪裏還有這麼多的避諱。司徒央人素來溫厚，藝人們平日多得會長的照應，如今他親自開口，便不好推辭。看阿雲一個女仔，更是心生憐惜，有的點撥一二，有的竟傾囊相授。半年間，在東莞與周應董學了仿古山水，赴佛山與葉福夏習了「辦口」花卉；與西關盧秋學了板口、神像，又與他弟弟盧才學了錢邊三龍、戰將怒馬。搏採眾長間，阿雲展現了非凡之處，她有如一塊海綿，毫不費力地吞吐、吸收。

在這其間，益順隆並無意外地衰落。一葉知秋，留在廣州的商鋪，無一幸免。

淪陷後，日軍對廣州商業貿易進行統制。華商不得自由商業交易、進出口貿易、貨物販賣，各商號須領取貿易許可證後方能營業。市場上的商品以「宣撫用品」居多。不過是傾銷日商生產的過剩產品，作為維持軍票價值的手段。

江西的瓷胎進不來，和金山莊的買賣，也就此斷了。司徒央將自己庫裏的為數不多的瓷胎，勻給了靈思堂裏的其他攬頭，就此將益順隆關了張。除了老鄭等幾個主事之人，其他都發送遣散了。

最後走的是益順隆的燒爐師傅梁誠，是老人兒，從司徒章時便跟着他們。出身高要，算是梁家的同族遠親。司徒央便請老梁在香港幫他謀個差事。走的時候，梁師傅哭了。說這一走，不知何時才能再見着，卻什麼也留不下了。司徒央便說，梁師傅，這廣東一市九縣的廣彩行，你是燒爐的第一把，便把這活兒也教給阿雲吧。

梁師傅說，罷了，竈爐要看好，先得學會製胎。因為有景德鎮，這手藝我擱下了幾十年，如今都教給阿雲。

司徒雲重，在最艱辛的世道間，學完了廣彩藝人小半生的技藝。

司徒央說，「女，阿爸教不了你什麼了。」

他從抽屜裏拿出一串鑰匙，交到了阿雲手上。他說，「益順隆的庫房，往後就是你的。有人沒臨完的線稿，你去畫完吧。」

《同新文學先行者對話》

●作 者：張國禎

●出版社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●出版時間：2026年9月

《思接千載——115件文物裏的古代中國》

●編 著：中國國家博物館

●出版社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●出版時間：2026年8月

《仲夏日：雨燕和地球上生命的故事》

●作 者：馬克·科克爾 ●譯 者：曾 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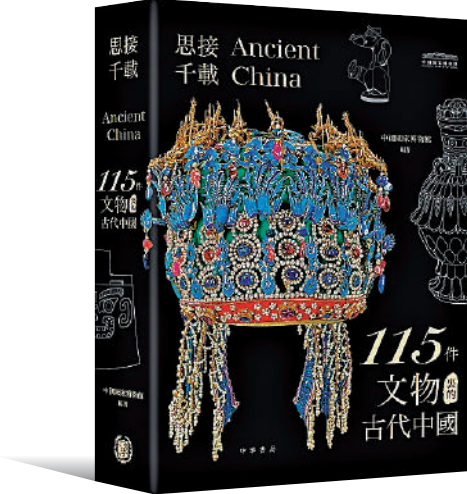
●出版社：上海書店出版社

●出版時間：2026年8月

書訊



該書是一部在對話中重返新文學現場的獨特著作。作者以扎實嚴謹的治學精神，將深沉的學術論文與珍貴的作家訪談並置，讓文學史從案頭走向鮮活的歷史時空。該書不僅呈現了先行者的思想光華與藝術脈絡，更收錄了與丁玲、沈從文、端木蕻良和汪曾祺等作家的現場對話，為理解新文學先行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獨特的文本。



該書通過115件文物，多元呈現中國五千年人類史、一萬年文化史、五千多年文明史：甲骨、吉金、石經上的漢字雖書體不同卻一脈相承，賈湖骨笛的發現改寫中國音樂史，琅琊刻石記錄着秦朝大一統的豐功偉績……通過故事，解讀文物的歷史背景，技法工藝，展示其藝術價值、歷史價值，中西文化交流價值等。



該書是英國自然文學作家、博物學家馬克·科克爾的紀實文學作品。主角雨燕，是非凡的鳥類，牠能在跨越國際遷徙之時，於歐洲的房屋頂上停留12周，進行繁育，這也造就了一番夏日獨特之景。該書結合了自然科學、歷史、文學以及作者的密切觀察，是一位優秀作家對地球上生命的禮讚。